

夜

雨

秋

燈

錄

夜雨秋燈續錄

天長宣鼎癡梅軒

白雲仙

廬山魏真人結茅空谷龍虎將純嬰姘欲活無從從摘余生鶴
銜薪守門一猿執爨供職役鑪火純青丹成九轉者士自服其
一以一與猿鶴曰吾將排閭闔謁帝閭授職殊榮皆丹力也吾
不忍艸芥汝等曷分服此丹當繼響劉安雞犬惟有極奇苦厄
須忍耐之飲水卽饕餮慎矣哉言已更五色雲霞之衣八寶鸕鷀
之冠九疊海岱之履九天笙簫盈盈入耳蒼鸞之翅大如車輪
口銜丹詔冉冉自雲中下颯秉笏再拜飛跨鸕鷀背騰霄上漢須
臾人影小於錐矣鶴意軒鬢猿情鼓舞拜謝而後吞咽少頃果
遍體如焚五內如熾鶴不能受走至澗曲小吸清流霅然一聲

白羽滿地血肉軀化作胭脂水斑斑染岷石其色極鮮猿見之
恐蹈覆轍惟捧首滾地聽其炎炎昏懵之中忽尻際衝出火團
出數十步外喉際咯出痰核大如盃墮地有聲不禁啞然曰苦
哉起視天地雲日山川人物昭然若五色絲若矇之始發夢之
初覺然從此能言語皮毛頓落變化人形老少妍媸惟意所適
發憤修煉日坐洞中一蒲耐守殆至十六年忽恍然曰由物而
人而仙殊不易也若不積功累行恐終爲老閻摩所勾因化一
偉丈夫脩髯鶴髮冠服出游至京口觀浮金浮玉二山潑眼晴
嵐慨然舒嘯戲題僧壁曰鐵笛倚雲橫斷腸三兩聲烟雲開畫
本草木作疑兵巫峽古時月匡廬舊主情此心拴不住何以慰
生成掉臂南下浪跡姑蘇凡發婦孤兒疲癯殘患之流遇皆以
術治并與以化金療其病功甚偉也人間姓字自稱爲袁氏名

果然論古今談玄渺一時文人學士老衲布衣皆樂與之游偶
訪獅林見一采輿飛至中坐玉人似曾相識趨近睨之則楚楚
臻臻婷婷嫋嫋二八嬌娥無從問訊及降輿兩鬢婢扶之登亭
行烈日中身後有影猶隱隱也乃恍然悟女爲鶴之後身急揖
而語之曰女公子尙識道人乎女嬌羞靦顰頰暈紅潮遲回不
語從者叱道士無禮逐之袁不顧惟伏地踊躍戟指尖唇作猴
態萬狀以冀女之感觸女終不悟忽登輿與袁尾之行至一大甲
第女扶婢逕入從者吆呼施惡聲袁即止步比女至繙闌而袁
已岸然坐於堂上笑而迎之曰山中伴侶甫一瞬耳何聰明頓
盡也塵世勞勞無非泡幻子曷隨我游乎女驚怖欲啼父母爲
至問道者何來來作何語殊駭物聽莫謂縉紳家不能榜汝也
袁因歷歷述女前生事其母云是誠有之女之誕夕夢一禽飛

入帷中不見然既來吾家如掌上珍錦衣玉食已嬌惰慣安得
 隨汝餐松柏飲石泉乎袁又諷女曰人身不易及早修持當先
 老夫登覺岸尚祈挈帶同門也女殊茫然其兄欲率家奴毆之
 而袁已飄然出戶外杳矣由是頻來不由關者報一眨眼間倏
 已在室女雖知其神異然落落無去志雖至唇焦舌敝無非納
 方嚙圓女一日晨起正理粧忽於奩畔得一花箋書曰袁道人
 頃詣山左訪一故人歸時尙須時日子戀塵趣其苦厄必有勝
 於當日者恐求生不生求死不死然則塞極逢亨死處求活方
 是他日女仙入道時耶寔悟非遙子自珍重女閱之殊悶悶女
 姓白名雲仙其父兄均官於吳女性柔淑得父母憐其兄自江
 西回云已爲女弟定婚於尚氏之子明年女十九歲矣髻髮初
 整艷更絕倫且能書畫善詩詞爲蘇臺閨秀之冠父母爲之樂

甥館遣僕走西江迎婿入贅非遽詠標梅恐道者來擾也僕以
函至謁尙太夫人太夫人悲曰郎君物故已三月矣寡汝家女
公子心實不安今有老身猶予李郎少孤主於我才貌不減郎
君曷以之代桃僵乎僕唯唯不知所對旣而曰是誠爲女公子
計者爾輩權以李郎去匿於舟先商於主可則可否則送之回
也僕云第中錦衾繡帳諸色燦然秦鳳分飛寶所難處無已其
如太夫人命乎李郎至果翩翩玉立如羊車中人至蘇僕走告
主出尙太夫人書言詞婉曲白之老伉儷潛命其子走謁之反
命極言其佳遂於是夕鼓樂旌旆簇擁至門闥室欣然轉悲爲
喜以爲女終適人非二天也定情之夕鵲鵲鸛鸛罔喻斯歡月
餘忽有僕人詣內閣傳語請李郎赴賞花宴女聞之怒曰汝顛
耶誰不知我家尙郎而乃呼李郎耶僕笑應之曰小人非顛小

姐誠昏矣耶姓李誰不知之何得云尙女駭然問訊甚急李度
不能隱爰宛曲告以故曰余實爲人作倩也子兮子兮如此良
人何女聞之大慟毀粧哀啼誓自戕賊父母與兄至撫慰良殷
女怨云家中饒裕卽無一甌閒粥飯饒薄命女耶言已覓剪刀
自刺其喉奪之已血濺衣袖僅咽喉未斷殘喘絲絲耳李跪伏
身畔叩地有聲曰卿若是置我何地女抽咽而言曰此不關耶
事耶不得爲兒夫耶不得爲非兒夫乞置妾媵妾惟獨居了此
歲月容我則生不容則死李唯唯無不承應女又哀啼曰悔不
聽袁公之言致有今日由是分房闔以處錦鴛獨宿影隻形單
回首當年益深悲楚時袁在山左正與諸名士登泰岱望江南
愁雲一絲上蠡霄漢乃躑足曰白雲仙果墮落矣雖然以同師
之情仍宜力盡寸綿遂又驅車南下踵門見女曰身可汚心不

辱行當存爾性與爾軀以全爾之志不然竭西江之水何可濯也女再拜請援救淚墮詞前袁云昔之接引似客還鄉今之幹旋如鬼爲替孰易孰難言已以口唾女面女即寒噤旋抱沉痾僵臥繡榻醫至惟以被當頭壓不服藥餌適隣有寇明經女郎年與女將一朝病卒欲歛香軀忽袁道人來告寇氏曰女郎可重生耳舉袖拂女郎尸即亭亭而起曰兒是白雲仙也何得在汝家禁之不止翩然出門逕投白氏宅直入後堂嚶嚶聞哭聲蓋雲仙死三日頃正送函具出後戶耳女流瀾紫父母衣袖悲曰二老勿戚戚兒已奪得隣女舍重觀尊顏願休有日耳白得其詳莫不駭歎走尋袁叟已不知所之矣寇氏長上交集於庭互認爲女翌日厚酬李郎遣之回江西不必戀戀再世玉簫請永作悼亡之潘岳女由是獨處靜若優婆刻檀香爲袁叟像

朝夕禮拜而祈禱之處求度脫踰三年女之父母相繼卒女知
依兄非計求得寇氏別業築小園孤携赤脚婢自傷身世不作
和靖之兒誤入網羅有玷歐陽之女虫沙未化鉛汞初調年三
十有三竟証大道一夕異香滿室采雲四垂自起焚香齋沐跏
坐仰視雲際曰陳袁公招我耶一笑而逝隣之男婦咸見白鶴
數十旋空一巨鶴冲入隊伍挾之西翔依稀望匡廬峰去
懷儂氏曰脫胎換骨闕陷能完袁叟真慈天手也然而天壤茫
茫凡忠臣孝子窮其遇汙其身萬不得已如白氏女者當不乏
其人安得盡遇袁而度之哉主李氏誤適一縷情絲幾爲所縛
袁叟預知之竟不能預奪之良由宿世孽緣堅若金石雖上聖
亦無如之何也噫嘻令我苦趣橫胸壘憂無地
又曰白雲仙不得爲貞亦不得爲非貞雖有上智亦不難確定

其主名誠不了事也袁叟藉引入道已耳若云補救誰敢信之
又云袁叟之客山左也與司空進士交最深主其家歲必一至
云有宿世緣進士好金石凡深山窮谷人跡所不到者必多方
拓之以充鄴架進士殂袁去遺一像藏樓上越三十年進士之
孫客秦中爲妖狐所窘袁突至此之空谷曰無傷我故人孫狐
始絕跡與以金命之遄回問公何人與先世何舊曰聞王母自
知之歸閱其像卽秦中人也

王母閣

涑水之隈長湖之曲半村半郭風景絕佳有高閣枕清流中祀
王母像風裳月珮品質幽妍不作虎齒戴勝惡狀旁列侍者如
許飛瓊王子登魏寒簀之流亦極姣好遊涑上者咸登眺助吟
詠也水鼠之年湖邊漁人夜起撒網見有一蓬髮男子執竿掛

夜雨秋燈續錄

卷三白雲仙 王母閣

五

籠燈前驅一戴花婦人持爇中行一白鬚老人曳杖隨之後且行且呼曰一人兩隻眼行入閣下杳矣邑有李氏富室也樓閣百椽多曠而扁錦太夫人次夕正禮佛跏趺學觀音坐禪突一老婦人掀幕至其室問之襖衲曰寒家貧屬願夥僑涕有年舊居將遭祝融聞瀛第多間室願假十二小紅樓權爲寄頓乞母也憐察太夫人視婦頽而長鬢髮如銀綠紗輶髻錦裙繡襖舉止大家惟裙下蓮鈎如男足尺一朱履鳳咻灼然曰夫人下降非比臯家庶可艸艸賃春者乞緩須臾遣僕灑洒再迓蓮輿婦又下拜曰但乞季允卽孟慙矣事等然眉如何可緩已而哀祈不已太夫人笑頷以首曰可耳婦卽飄然不見正驚訝間聽門外鉦聲鎗鎗人聲鼎沸老嫗來報王母閣火起成煨燼矣遣視園中則燕語鶯聲嘈嘈然若舉室而來者樓窗自開依稀挂繡

幃焚香篆沸茶鐺彈燭燄靈蹟頗多然罕與人見惟老嫗鬼目
時至其家藉通款曲云仙人惟薄頗修起居亦富其家大姑名
雨中花閨秀也貌妍麗性貞靜善讀工吟一日視繡幃畔有一
梨小碧箋玉臺新詠墨汁猶鮮袖出示人蓋有懷故居也句云
高閣枕湖溼朝朝暮暮雲魂銷青鳥使氣接紫虹文雷雨地中
出笙歌上界聞至今餘斷礎脂粉跡猶存噫仙人當流離瑣尾
之時猶知地有主者必告而後遷惟倉卒始從容尙禮極矣宜
其家有女學士哉何世之人安富尊榮動以豪奪陰竊爲計詩
云惟鵲有巢惟鳩居之可憐拙鳥不若靈狐令我擲筆三歎又
聞邗上張氏嘗有狐仙闔室僦居其樓一十五年主賓甚洽二
日自樓上傳語曰久客思歸將返山左蒙假宅當有以報晚間
果送一白甌捲置寢門外其白如雪輕如絮展只文許拉之能

臥百人非常溫煦家主仍送至胡梯焚香祝之曰蒙賜厚貺已感於心惟貧門命薄恐寶奇珍徒遭禍患敬璧明日視之已烏有矣已而遙語家主曰樓下有大礪隆起者掘之尺許卽得朱提房金寶不敢虧也狐去如語掘之果得窖藏千金遂致富噫可以人而不如狐乎

嗚呼者者

郵有某甲元旦起祀天神衣冠都雅奠爵焚香跪拜如禮其妻以彘首一雞一魚一熟而獻之甲正焚帛小兒女正頂禮忽盤中彘首躍而鳴曰鳴魚亦滾而言曰呼雞又彘首嚙曰者者闔室大驚懼不敢食棄擲門外得之大啖嚼亦無恙也甲果於於是年連亡眷屬有三曰思某科闢題爲父母之年一章有某孝廉句云卽烏鳥未嘗不感而泣對云卽雞豚亦將其嘯也歌

嘗思雞豚致祭必已就烹飪如何能嘯而且歌今聞某甲事益信孝廉文爲不謬也一笑

棒頭神

中州上河有某姓丐媼孀且老矣獨處茅屋中炊烟常不舉忽漸成小康隣人疑之不知其所由來日有童子乘媼出潛眠其艸榻甫交睫聞室中有聲春春然登登然不知何怪覘之則一物無頭尾四肢肉其軀長其形挺然自壁中出躍而行之復自壁中去童噤不能呼媼至以其狀扣之曰毋多語此吾家棒頭神也旋出果餌啖童囑無漏言恐干神怒緣風雨之夕媼坐困泣且歎以爲餓終斃誰收焉骨忽有人於耳畔謂之曰姥甚可憫爾能祀吾吾助爾也回視不見其形至夜有聲自壁中出卽如童所見者明日果於市上乞得數文錢買香祀之後聞耳畔夜雨秋燈續錄

語曰爾勿怖亦勿苦爾牀頭有錢三百可市米供晨炊如言果
 得錢媼驚問何神曰吾捧頭神也問何術得成明禪曰詩詠築
 牆易占斲木得月府千年之藥助長安萬戶之秋傲可倚天卑
 能掘地吾祖玉質聯裴航之姻惟吾木材寄孟姜之恨上帝嘉
 賚遂荷殊榮許以香烟寄於貧兒村也媼知其非禍人者香花
 酒醴頂禮告虔焉由是或錢米或布帛日致之於床下亦無多
 盈亦無少缺取之無盡用之不竭感神庥也隣有東里生極詆
 諸爲之作迎神送神之曲口授於媼酬神畢餐其餽餘飲其醴
 漑既醉既飽必婆娑而舞呀唔而歌曰神之形兮長且直神之
 行兮躡且躑神之來兮東壁出神之入兮西壁入神寄吾居兮
 我荷神德捧頭捧頭兮何靈爽之芒且忽又歌曰歌哭相聞只
 自傷宗門禪喝意深藏誰持別駕金剛杵午夜丁東聲激昂是

夜神又出現跳躍於其庭飛舞於其室若賞媼之能敬事者久之隣聞童子語知其家有神往瞰之不能見旋聞邑之富家常無故亡其物咸知神能行竊以覘媼也而於比鄰則毫無所損衆怒媼以爲盜一日男女多人擁入室將加縶媼呼曰丐者何罪曰汝以術代穿窬凡富室取亡者均在是尙狡賴耶媼呼曰神累我忽聞壁中語曰彼何罪神不過損彼有餘補彼不足耳若是恐不利於爾言甫畢男女皆僂背彎腰自聳其臀而卻走矣蓋男則有物觸其股女則有物搗其陰熱如火利如錐非常痛也怖而奔無遐邇爭傳爲怪一日有狂生乘醉造媼拍案大言曰汝家妖魅敢出與吾秀才家敵耶再敢作穢終投汝溷中尙不屑置戮下也詈之再三神竟寂然生大噤濡墨戲題於壁曰何物神名棒頭想是千年陽物司馬長卿所遺寺人孟子

所失伶仃血肉之軀墮地潛形永蟄厲氣鍾而爲妖到此猶居
媼室拂袖竟去媼私問神旣通靈何畏措大曰彼自侮耳是晚
生之妻忽有物憑之百計莫能遣每夕就枕卽宛與人狎淫聲
嬌語褻意難堪私告室老曰今而後方知人道之樂因言棒頭
神方巾道服玉樹臨風交接尤非常具自是頗厭其夫生意悔
度具香楮詣媼謝渙媼爲之緩頰神怒曰無故詈人何異顛犬
吾與其妻本有緣非愧謝所能已也生退而拚擲多資聞西山
有女覲童小珠能攝鬼魅聘之來綵服戴花歌舞蹀躞已而持
刀四斫曰妖在是妖在是神自後以首轟撞其巫已顛跌百步
外矣自裂其袴纔露其私又聞南郊有符籙道士張見鬼素工
勅勒邀之來結壇挂諸天靈官僚張披髮仗劍口中喃喃不知
作何詞旋執火炭盈缶曰此熾妖法也神在後熾鑿其頂道士

頭已作龜縮陰火出於尻際騰騰矣聞空際大笑曰見鬼見鬼縮汝頭燒汝尾神靈奇乎奇道士悔不悔張果悔而奔逸又聞鄰邑巨剎有陰律師能用降魔杵飛斬妖物請之來甫誦經卷壁木魚丁丁神遽以女人溺器套其首急切不能除然後化作白木梃亂擊其軀律師痛極狂呼如牛在甕中鳴戴器跪求而後已神大笑曰狂生以吾爲陽物汝髡童童然非其狀耶由是喧鬧不已生患之而無如何也一夕神忽遽回媪室慘與媪訣曰平陽治都功至矣奈何奈何媪云神胡不逸曰碧落黃泉網羅密布恐插翅難飛也言罷悲涕天明果有多人引法官至蓋狂生以數百金自西江聘之來者打頭之屋周視四隅卽命破壁耕鋤競舉礪穀爲崩其中果橫一白木槁衣杵百年物火之血涔涔焉怪遂絕然丐已小富不復託沿門之鉢矣每顧夜雨秋燈續錄

破壁而歎曰饋貧之糧杵臼之交於今不可復覩
懷農氏曰神之焚身爲不知歟跡耳曩使永託貧家忘情富室
則妖魄可以長壽香火可以長綿誠樂無極也然君子于此惡
狂且之狂而恕丐嫗之丐

老鷓鴣

晉人熊十五貧不能自給嘗奉母僑東海曰于鹽場肆上搖唇
鼓舌爲人談休咎最精風鑑人無知者惟借邵康節梅花數測
字養母然凶則應吉則否人多厭之呼爲老鷓鴣每夕收場釀
資市酒脯爲萱堂壽人欽其言莫不曰此反哺鳥也故又呼爲
老鷓鴣一日有枯山字叩之者熊書山字長其首作靈牌狀聞何
事曰問病曰已矣木主成形尙能生耶已而果然又有小販夫
妻操舟運菽粟携多資將寄于絲舖熊覘其氣色曰子來前姑

拈一字揣寄之穩否販笑曰權寄耳行卽携回有何窒碍曰姑試之不索爾值也販拈得線字熊一見卽啞然曰資烏有矣泉者錢也爲絲所串縛恐終是他人物販大笑以爲妄又之他處會計途遇鬻哥者姪詞愚曲聽之動心匆匆回船掩白板以其婦仰臥帶綰雙鳬高繫篷頂蹲而淫之突大風颯然掀去篷席活秘獻露矣兩岸觀者咸鼓掌狂笑販倉卒無遮掩物亦不暇解鈴急持篙撐入港中暫避其辱由是竟遠逸而十數貫真爲舖得其靈敏有如此者又嘗在質庫門首坐地庫之主客皆微次偶步門外見朝正垂首眠曰渴睡漢姑爲我卜問何事曰無所事也口報微一字熊知戲已先書山字頭以中直長出寸許左右兩直亦微長作又字形曰貴處多山真新安好景也又書雙人撇出寸許曰貴處人材又好真人上之人也又書糸字以

糸字尾直拖作懸針文亦長寸許曰貴處人才好宜其有報國
絲綸章身絲繡已而書文字以尾捺拖出寸許曰總之貴處自
古文風盛耳言已以筆連連加圈曰萬圈萬圈旋失驚曰呀奇
哉諸君子離家日久不意竟畫出原形矣市人誶榮某羞怒欲
飽老拳跪求方已其滑稽又有知此者嘗謂人曰若輩何足語
吾有致富才而無致富命終有日得知已委腹心爲饕人吐氣
也咸嗤以鼻曰老鷗尙擬化作鳳凰耶未幾母卒臆踊盡哀窳
窳旣安知海上不能苟活爰趁賈人舟慷慨入蜀過明月空船
諸峽臨流泣下以爲距母墓日遙悲不能已也抵成都卽于肆
上垂簾同來之客炫于人曰老鷗墮地行仙也頃至此不患不
作君平替人矣以故蜀之婦孺亦咸知其名聊聊生計益自耐
貧人有問于熊者曰往來濟濟盈千累萬矣尙有富敵劉鄧者

乎曰有之特汝輩不識耳旋一丐者過懸鵲百結瓢叫哀號而正準方睡修髯廣頰氣焰猶熊熊熊以手指之曰此公本貴人頃雖乞終必富也特時未至耳衆皆嗤其妄一日丐者又貿貿走風雪抱背聳肩鼻涕幾拖一尺熊端詳久之趨與拱揖曰丐公作何陰隲當明示卜人丐曰嘻僕朝村暮郭日得一餐猶難瞬卽斃矣有何力而作陰隲曰不然陰隲如耳鳴只自知之前見子晦紋連冢墓頃則黃光透臥蠶矣當於十日內立成富家子乞示我姓字丐自云皖北人馬姓名如鵬某年隨經略征緬妓以戰功晉職總兵散伍歸農落拓至此日昨偶從夔府來見有婦人抱三歲兒躑躅水次氷滑墮江某心動遽忘奇冷獲隻身躍入攫之起行路者云是某村孀孤得生叩謝去然則此卽陰隲與曰是已曰子云乞人能富未知驗否曰是必驗者驗

將若何曰苟富貴當與子共否則若何曰否則卜人養君終其身馬亦拍掌大笑以爲妄言妄聽已耳越五日丐如故走訊於熊熊視其面色良久曰可矣出卜資數百文飲以酒曰壯爾胆餐以飯曰鼓爾氣出符錄燒灰令吞之曰安爾心神已而問馬曰昔日告身劊付尙在否曰在用油紙包裹繫於窮袴帶尙繫也曰子臥長街行有大貴人至勿驚怖即無不利如其言果遠遠有呵導聲市卒奔走報制軍至拖馬不能起少頃材官來叱之惟瞠目視以馬筆擊其首怒曰此老公亦二品官也豈汝輩所能撾打者耶制軍端坐輿中叱問伊誰材官屈膝告以丐者犯鹵部乞治制軍審其狀曰是鍾鍾者貌權奇氣蓬勃何至淪爲丐是必異人召之前縣顏婉訊馬起而再拜自陳當日戰勝績窮途乞食由淚墮詞前并獻告身劊付制軍辨之良確曰

噫卑田院中乃有故將軍耶雖然子究若何馬即首云乞人得此無從位置願繳還國家制軍思再四曰舊例凡戰將不願官者仍準折銀以示褒渥子元戎也例得折銀三千兩尙憂凍餒耶僕爲子籌少安毋躁焉乃伏地叩首有聲一舉首人馬雜盜已馳去如飛月餘竟邀俞允飭方伯給銀如其數祇領後頓脫丐容熊往賀告諸市人曰老鴟啗肉亦有吉祥聲耶馬自知朝三暮五之術非武人所知凡操與縱盈與虧悉聽熊君之命而行熊曰是誠在我運資至夔府設肆通衢小爲貿易人間何不成都熊笑曰所謂擇樹老鴟知地利也數月利大獲握算持籌刻無甯晷馬惟錦衣玉食享其樂幾不能辨烏之雌雄熊偶語之曰踴躍一隅離下鷗耳老鴟恥之願效鴻鵠一飛冲天東人許我否馬無不首肯明日挾兼金乘巨舶下夔峽神鴉逐客鳴

聲啞啞熊九飯飼之祝曰汝亦解呼羣乎我若東歸再當飯汝
鴉飛舞若示得意狀由是南走越北走燕凡遇富商必傾心結
納時時道居停主爲近世之活陶朱生郭解一時渤海士咸知
有西蜀馬君久之寄資乞運者踵相接自投効力者肩爲摩熊
在外五六年又設金珠海錯錦繡鹽鐵等肆俱占要津馬不知
也有譖熊者曰老鴉成黃鶴矣馬曰汝惡知吾熊君明年熊果
車馬而歸以簿籍呈驗曰幸不辱命共得子金三百六十餘萬
馬顧座客曰吹簫擊筑曾幾何時自遇良朋忽成猶頓有何福
而得祚禽之冥止哉吾誠不敢沒其恩時馬已娶美妾生愛子
因潛以千金買一貧家淑女奉熊君爲婦曰好爲之準教一年
九生雛也言已大笑熊亦笑忽聞采輿到門鼓吹大作洞房花
燭卽在今宵明日馬與熊計願以資瓜分之各受其一熊大驚

再拜曰僕有才無命者也棲僭一椽竭盡心力使肉眼漢知老
鴉非僅能賣卜於願足矣若與多金定折壽算因堅却不受然
而華屋嬌妻亦極輝煥出則鮮衣怒馬闔市皆驚入則玉聲銀
尊座客常滿人之趨奉馬君者必先投譌老鴉時又以事赴成
都見市有白榜書者曰決疑處中坐一叟鬚髯如雪古貌古心
熊疑爲非常人戲拈一字與之測叟見其盛服侈口奉承鄙俚
不遑問徵驗熊拂袖而去笑曰此公遜老鴉遠矣明日勾當畢
途遇一好女子顏色豔麗乞與同舟相對羅窗目不邪視至夔
峽神女廟羈陣飛鳴如怒潮澎湃女忽不見知有異虔具香花
入廟頂禮掀神幃視月帔風裳雲情霞意者卽同舟玉人也因
又再拜乞示指南得簽卜詞云丈人屋好任棲遲辛苦年來只
自知漫學雄飛傷倦羽秋燈還讀蓼莪詩因又叩拜曰神人已
夜雨秋燈續錄

明示我矣歸與馬君歡聚期月凡簿籍所未載載未能盡明者
悉條分縷晰悉付京人退告其妻曰老鴉從來處來仍從去處
去興盡而返不負神言卿能惜我隱否妻曰願隨我夫子乃託
言他那懋遷竟携妻回東海廬母墓以居泥屐田衣狀類野老
荆釵布貌似村姑回首西山渾如一夢馬道人寄千金於其
廬曰君不得獨爲君子也熊笑受其半而却其半是年冬有白
鳥來巢

慎農氏曰老鴉嗜其名愛其業俗其詞近於游戲而神女靈鶴
勸鴉幾幾是非可以恒理測者然而急流勇退彼岸回頭冠蓋
中且不可多得況勞勞市儈乎生有奇才不獲一遇必使忍恥
毛遂始得吐胸中之塊壘酬知己以赤心老鴉老鴉亦可憐人
也昔有孝子名曰老鴉陳熊君豈其儔類與噫嘻

狗兒

峨峨霍山並嵩華尊嚴與天地角掠龍湫嶽井諸勝皆有仙真往來山中產苦茶最茂黃金芽嫩碧月團香稱無上品商賈四集肩爲之摩每歲如月鳥呼春起也開山至夏五鳥又呼春去也始已鶯鶯燕燕亦結隊居晴嵐冷翠中名雖采茶女實行效也其囊橐數千金者必招致四五輩爲之脩洒掃任烹調即尋常行販家亦有草花一枝爲之伴綠揀雲映剔雷筴俱非纖手不能日則守門夜則荐枕居然伉儷足慰旅情較彼勾欄旖旎尤甚耳昔有鳳陽大富拓氏婦年四十夫故得遺腹子生於戌名曰狗兒人笑其名褻婦云吾兒得如文園足矣臨邛才人尙以之作小字狗兒年十六貌妍麗如美婦人村娃多誘與之狎而品題最高不屑下眼覷東鄰劉氏子名貴六亦俊男年長狗

兒兩歲幼同塾長同遊遂訂車笠劉幼失怙恃視狗兒之母如
所生先狗兒娶婦名曰有娘琴瑟甚篤有娘有小妹亦端好願
依鄉居因諷狗兒通媒約狗兒以其姿尋常不足偶岳玠辭之
久久露鰥况適客有自霍來者侈口述小峴春之醜曰旗槍隊
中尤物錦泥窠裏情人無不醉心有皆蕩魄山中錦吭鳥啼云
揀茶人有情揀茶人有情有歛士宿其詞云英霍山何青青揀
茶美人何多情有錢作賈訪娉婷勝在蓬萊頂上行汝可知矣
狗兒聞之心動乃請於母曰兒思坐食不過了百年願棄儒就
賈茶利厚當小試懋遷也母勸之曰爾不問爵語乎曰節節曰
足足用宜節願宜足吾家頗有餘何事學貿易然究溺愛不忍
違又恐其齒稚因流劉伴之行曰汝年較若長閱歷又較若廣
曷以資本去利不吝瓜分汝也劉乃與妻訣別聽門外垂楊鵲

鵲鳥正呼晴啼曰行不得也哥哥妻因規諫曰彼處諺云年少男兒莫進山進山容易出山難野卉閒芳均能留滯郎又情種恐狗兒不返郎亦難回也劉笑曰得卿爲婦足慰生平尙隴蜀耶若匿不往恐人人嗤吾戀婦且男兒亦非久甘巖屈者去留在吾彼雖昧吾自明耳狗兒之母果潔尊鼎爲劉餞殷殷以狗兒付託涕泣送登程有娘更於無人處垂熱淚不敢明哭酸游子心也往苒征途將抵霍界見堆藍潑翠映山紅正欲作花歌扇酒旗果助游興遇風雨聯床旅館中正苦岑寂忽對戶有一少年白面者一中年微鬚者翩翩裙屐車馬甚豪惟鉤轡格磔語多難解掀簾入揖劉曰君等將何之劉對以入山少年喜曰僕亦入山者乃初次遊院途逕頗生君等亦初到第一次耶劉詭對曰此鬚齡業耳嘗隨長上往反矣曰得君指引可作南針

緣分不淺哉中年者又揖問狗兒亦如其語曰吾異姓弟兄同業夥伴耳乃互訊姓氏少年自云迮氏中年自云寇氏均陝人旋解橐沽梨花春肴核雜進飲劉與狗兒劉以病謝迮笑曰君不聞枝頭鳥正喚提壺盧耶邂逅有緣春光何可虛度寇氏亦云門外鳥呼泥滑滑亦無從戒途落得以盃酒遣時日豈可一人向隅務挈之飲劉目狗兒已謙遜座次矣遂秉獨燭煌煌搏戰猜枚寇迮無不當行而劉與狗兒亦能力敵迮忽掀座而起曰悶飲殊寡味問逆旅主人此間有倚門兒否主人笑曰茶市咫尺間而無行雲送雨者耶昨來一青青兒色藝雙絕絕管教郎君神魂奪也寇立命邀至少頃果有二八雛姬拜於階下睨之猶不足以銷魂然纖指撥琵琶錚錚然纓纓然唱梅花落楊柳枝未嘗不聲聲到耳又叩絃歌歸燕之曲曰呢喃復呢喃何怕風

雨寒郎去淚酸澀郎來心喜歡不重金萬鎰不重錦百端重郎一片心神魂聚兮骨肉團願如雙雙燕呢呢復喃喃狗兒耳語劉曰初學爲商不可露俗態劉唯唯狗兒乃袖擲白鏹爲纏頭費迨固止之私語狗兒曰此間粉頭值最廉奈何糞土其資吾已爲君代償矣酒闌青青兒拜謝將去問寇曰郎之行旌明日卽抵小峴否曰然曰兒有姨姊妹一曰窈娘一曰一妹色旣寡儔亦解應對兒有書札問起居乞寄致曰彼居何若曰門前有棗花十五株石筍兩行作人立者是也煩君寄語云兒亦不日來矣寇笑久之曰吾爲爾作元處士傳信息耶姬去二人均襪被來倚枕喋喋述征途之苦貨殖之難山中女子之情僞語語老成字字珠玉劉亦信其誠曙色動四人起就途午餐亦不容狗兒破鈔曰至好兄弟何分爾汝也日下春車抵小峴果有茅

宇四五家獨成村落門前棗花石笋如姬言寇曰何不畧停車
順作便鴻免失信於賤婢言已門內有艷粧美人出窺客回首
嬌喚曰一妹一妹天台劉阮至矣四人均失笑入門視院宇幽
潔花草紛披邀坐艸堂又一淡粧美人牽帷冉冉出曰尊客自
雲中來者尙不以盃酌洗塵耶階下婢媼嚙應聽廚下已刀砧
鳴酒鐺沸矣寇問美人芳篆艷粧者名曰窈窕春淡粧者名曰
一抹紅寇微笑袖出一函與之曰殷家郎尙不浮沉否窈窕拆
與一妹同閱因褰衽申謝劉起曰天將暮矣尙欲覓舍館無事
淹留窈窕娘卽飛紅上頰曰姊妹粗陋原不足以事貴商然檢擇
香奩尙能細心乞小住俟覓香巢再遷喬木何急急爲哉劉視
狗兒瞠目無一語迨因憇憇曰此處頗佳可住旌旆安卽已耳
何另覓棲止寇又語窈窕曰劉柘君鍾離大商也汝輩莫錯過窈

娘喜曰無怪今晨鵲語云錯錯錯貴人落千金囊錯錯錯皆大笑賞其靈敏少頃樺燭四燦筵宴已張一妹肅佳客就座竊娘往反督婢解裝安榻井井有條與人亦有酒饌迨拉之入坐曰累卿大辛苦恐旅人不安射覆藏鈎飛觥送學狗兒至此已頗忘高堂語言劉雖緘默偽態莊容亦幾幾不能自持矣竊娘度曲一妹彈箏皆新聲也詎忽笑云兩陰四陽何以待客竊笑云是有卜法免爭競不然贈字可連書耶袖出一玉盒內植牙籌數十根曰此觴政也每籌刊禽言一註以長短插入筆筒中抽得何語卽訂飲例然借以聯婚媾亦聊當赤繩耳迨善自抽其一曰婆餅焦註云婆餅焦休嘮叨啖不怕怕鹽椒另覓胡麻過石橋自飲一盃輪接下家迨故作愠曰不意此處竟無我姻緣也下爲寇抽一曰莫摘花菓註云莫摘花菓五月榴紅似火

選潘安擲車左君宜別覓櫻桃顙飲一盃坐左者輪接竅笑曰
真難弟難兄也不然何亦無姻緣分耶適竊在竈左抽一云脫
却布袴註云脫却布袴莫顧莫顧溪水寒玉肌露過劉郎花深
處從此天台容小住自飲一盃敬對坐者飲過大笑曰果有
月老監觴矣適對坐爲劉寇笑曰玉人相對確是奇緣但風露
深宵旣脫布袴又露水肌不怕冷煞耶一座俱噴飯一妹抽云
斟麥插禾註云斟麥插禾麥何多豈姬老穀兩過策杖馬邊
清波柘枝對舞歌婆娑自斟一盃敬身右者飲適狗兒在其右
大笑曰奇哉註明姓氏不意柘枝竟代阮郎矣一妹視狗兒微
笑寇曰阿一莫高興終看劉柘二君抽作何語方知大小喬誰
屬公瑾耳狗兒抽云鳳皇不如我註云鳳皇不如我我比鳳皇
夥錦繡巢羽毛裏趁朝陰隨意可海天一抹紅如火飲一盃輪

下家一妹笑以鼻曰迨君奴豈妄哉寇笑曰小妮子心花放矣
劉抽云情急了註云情急了情急情急人誰曉別玉京辭蓬島
自有佳人名窈窕自飲一盃不敬他人迨舉簪怒擲之地誓曰
個物事直得燒却若輩既得情人尙情急若吾弟兄不幾就急
欲死耶一妹云莫急莫急青青兒明日卽至伊有姊曰紅紅貌
俱伯仲已結廬在西峯下布置方完兒代兩君作永定能稱意
寇笑曰人家情急我輩在此胡爲姑再抽其一視之曰得過且
過迨乃大軒渠不能已已曰我輩卽於今夕往西峰得過且過
便了言已卽起與揖別曰再圖良晤妮子善事貴人呼僕然炬
登輿出門男女送客返劉遂與窈窕宿於東齋狗兒與一妹眠於
西廡銀缸背照互解羅襦對對子飛同心比翼迦陵共命均囑
臂定情焉由是遷延忘返而迨寇亦絕跡私以問窈云想與紅

紅無緣另投他處宿耳月餘狗兒竟忘返日對麗人絕不計及
茶價一妹戀戀亦竟忘其所歡爲茶來者劉沾語狗兒曰門外
有烏啼曰不如歸去子聞之乎狗兒迷惑不能捨曰捨喪資耳
姊妹又多情若是行者奈何劉每語竊曰吾無母孀又賢子同
我歸當無勃姑姑之誚竊應而不答狗兒每語一妹曰吾母慈
愛子曷同我歸當不聞姑惡啼也一妹笑應無去志又兩月山
中諸客已忽忽整歸裝一妹泣謂狗兒曰爾君歸也否曰歸耳
曰歸何時來曰明年今日曰郎君再來恐妾爲泉下人矣問何
遽至此曰隱曲難言耳竊亦泫漣乞劉暫緩曰然則何所底止
曰此行寓也兒家在鴈塞城北其幽景尤勝此問郎曷同往明
年春暮當賞茶而歸然後以七香迎吾姊妹是爲萬全劉方懸
回狗兒已諾爰移裝回寨竊之攜母白雪盈其顛春風被其面

拍掌歡逐曰嬌兒輩已自得佳婿門庭福哉居又數月資耗其半然尙有千五百金可作孤注仲夏疫癘盛行劉見狗兒無歸志頗焦急染病於床竟不起竊朝夕侍湯藥哭幾失聲而巫咸下詔氣只懸絲呼狗兒與之訣曰我鬼錄已登耳竊娘真心吾不敢怨惟憐家有牀頭人青春守志何事不難吾弟善視之吾目瞑矣狗兒至是始惶惑無計三更鬼燈暗鬼車啼劉竟呼負而死狗兒痛哭爲之營葬恐有娘怨已更不敢歸視竊娘竟晝夜哭如真喪靈柩者又轉憐其情寃非北里輩淫戀一妹兼竊竊娘又數月資且垂罄一夜夢劉來握手涕泣曰寂寞泉臺何能獨處乞君來共之心驚而寤視一妹猶酣臥懷中因口占一絕云文鴛交頸白蘋湖不及情人如意珠甘爲卿卿不歸去那堪月夜聽慈烏一妹亦醒勸慰良殷亦於繡金口和其詞云

阿儂曾住莫愁湖月闌波心小蚌珠我有情人無價寶書樓莫
唱夜樓烏狗兒淒咽不能成語由是玉體羸敗小餐寢眠月餘
竟頽然不可以治其待死之狀宛劉之當日也一妹素柔弱幸
竊娘代司藥竈彌留之際呼竊娘曰卿卿雖屬僕君然賤子知
己也乞葬吾於劉郎冢有吾母來當指示之卿等當深珍重勉
事後人言已抽咽竊亦泣下曰郎君地下若見吾劉郎云兒終
守志不共鴛鴦冢終居燕子樓一妹亦號泣兩劉玉臂上肉和
藥以進終不足以愈沉痾天微明含淚將終忽又啓雙眸問曰
吾必不得生當以逆寇告我彼究誰何曰噫郎尚卿耶彼非商
乃魏作商者實吾體之雉媒耳狗兒一笑竟溘然逝而雙手猶
握一妹手竊哭啓其窆尙蓄百金爲之市櫬具係衣衾厚葬如
所囑泐文人泐碑碣樹墓門一題曰劉君貴六一題云柘君狗

兒明年狗兒之母望子不歸遍訊無耗有娘泣謂婦曰兒晨起
聞山鷓鴣鳴依稀是郎不還三字恐耗之語者也曷一同詣霍
硯有無邀翠有娘隨茶商入山車轆轤經墓側有娘識字驚躍
而下搶首而哭曰吾郎在是矣婦亦下躑足告天而哭曰吾兒
在是矣此踊彼號聲震山谷孟姜之傾城無其慟秦娥之乞食
無其怨精衛銜冤與物俱化自後每歲開山必有異鳥二綠衣
紺尾頤頤上下飛且鳴一則曰劉貴六一則曰狗兒聲相應也
蓋婦與有娘精靈所化者萬疊巖巒一聲酸楚征人入聽泣下
沾襟懊惱氏曰劉貴六忍撇嬌妻甘隨蕩子已屬非人若狗兒
者忍逼慈烏化作冤鳥直罪通於天矣名之曰狗恐狗猶不食
其餘然窮娘一妹初以機心而布雉媒旋以痴心而事鴛侶未
嘗非真情種也嘗聞人云山中采茶女雖歌唱雜詠諸然不易

與人苟合若貌作采茶者在山則妓出山則良事已途遇之再呼與語唾不顧甚有施惡聲者然當其惜別分襟無不飛燕依人涕泣欲死蓋結習如此也尤奇者山頭有大陰神廟神貌淨縹露陽道長又許盤圍腰際五六匝如蛇手握其顛屹然坐女子有小疾禱於神即瘳男女有私約誓於神即合有文刺史者誑爲媼祀飭毀其像而茶戶爭訟其女隨商逸去矣土人懼私復其像則女雖與商人盟海山誓天日終不敢離故鄉此神道之最奇者未知劉與狗兒亦曾祀大陰神否一笑

聯報三則

昔有某甲中副車家貧鮮生計藉幕游餬口落拓可憐行至山左聞郡守由孝廉出仕雖異籍而科分與己同甲投刺用同年字樣意在乞憐小助行李守素豁朗批其刺尾曰鄉榜認同年

本省可隔省則不可而況甲羞赧而去旋入營叅軍務登荐剡
晉職大令授浙之某縣蒞任未久山左某守卽此邦人士時已
削職歸田園其弟誤拳人幾斃甲怒其橫判符遣役持鎖將綰
之某守無已投刺來謁乞從容甲亦批其刺尾擲與之曰紳士
說人情現任可卸任則不可而況又一婁生與薛生相友善稱
莫逆嘗登雞壇與之盟曰天地爲証日月爲任自與之盟富貴
毋忘患難與共雖海爲枯石爲爛無渝此盟焉已而婁生發籍
出爲閩之大方伯薛則伏處衡茅三餐常不給屢致書於婁不
報以爲道途遠耳親族勸駕謂婁非忍者必不忘杵臼交薛果
別妻子乞食徒步入閩闔者三通而後見坐定略寒暄婁出一
聯與之對曰南方地暖難容雪薛知其敗盟卽拂袖而起曰明
公佳句又難南雙聲甚難有偶緩以報命明日卽出署乞賈人

舟挈之回發憤下帷讀旋成進士入木天不數年竟作山左大
中丞時妻已墨敗籍其資妻孥將行乞無已走貸於薛薛見之
亦落落小酬應妻因告以所苦願充幕賓薛微笑明日贈白金
盈篋中有一箋書云北地風高不用樓此二則不記見於何書
亦不憶聞於誰氏吾晚適有一事宛與之同六安陳生少年食
廩餼素負學校名然家雖豐役妻子如奴僕接輿臺若弟兄性
嗜酒腸胃常枯自恃憫憐嘗署箋於戶曰富貴通隣有某生與
之不洽夜書其扉曰富妻兒嗟沒禍貴里正來拜會通三朝方
出恭其爲人所鄙又如此一日有秋風鈍秀才游學來邑投詩
於生談頗洽即款留傳其幼子久之生屢以謔浪凌折其氣秀
才均忍受歲云秋矣山家萬室告成生偶約秀才行隴畔看收
稼穡豆田中有草根狀如孩兒參者俗名雞腿子嚼之味甘而

澀生得句曰豆葉荒田雞腿壯囑秀才屬對秀才曰雞腿鄙俚
無典何必浪費心思生以爲無才憔悴之秀才不悅因而齟齬
大言曰君以爲貴耶區區廩膳生僕亦能致生怒唾其面曰俟
爾前矛我已入閣矣秀才遂辭去又六年生如故而秀才竟由
詞林爲皖之學憲按臨至六安生託病不往秀才怒遣屬文縛
之來涕泣叩謁乃笑語之曰陳閣老尙識故人否昔日之聯今
方對就何不曰杏花歸路馬蹄香耶生大惶恐以首搶地登登
有聲已而榜發生竟以拔萃冠軍益自愧焉

懷儂氏曰人之游於兩大當與世無爭遠避恥辱已耳又何必
存心輕薄動以粗暴之氣凌人哉然身受其害者亦誠可憫焉
昔有一士入當道幕嘗與東人玩月東人出一首聯命之對曰
月月月明八月月光月皎潔士一時窮促頰赤汗流東人揶揄

之士遂羞愧以死魂寄衙齋每至月白風清必出而負手游行
中庭口諷前句且語且走十年矣歷任集釋子羽流多方超荐
不能除一日有幕賓某名士也見其狀隔窗遙語之曰此有何
難請爲君屬之曰更更更盡五更更更鼓更淒涼魂啞然曰妙
哉遂隱

閻王斷

龍岡境北甃社湖西水鳥風帆露蒲烟柳風景絕幽閒昔有田
爾買者以捕魚起家容膝之茅打頭之簷忽易而爲高樓爲畫
閣矣而笙簫絲綸不能遽棄更於門前大溪設欄河巨網每至
碇曲春漲鰈族鱗宗無纖巨悉揚馨鼓鼙爭乘怒濤意投渤澥
觸網即不能飛其製槎之類也而土人名曰閻王斷忍毒可知
矣一日有野僧衣黃袈裟虬鬚碧眼趺坐門側擊木魚丁丁然

聲言募化田間大師需錢乎米乎柴薪乎貧家不吝布施曰是皆非老衲所需者曰然則何募乃腹拜合十曰願檀越發大慈悲行無量善另生涯罷舊業田艱之曰無已惟乞明日卓午三刻暫懸九段緩投百囊則老衲感甚神天感甚曰此卽無難行當如開士語聊結佛緣也示東道清邀至廳事堅留晚餐却之不獲欸之良殷乃飽啖蔬筍而去臨出門復涕泣語田曰居士無食言否田浪設誓曰違則陽侯沉吾居耳晨起田思何物髡奴阻我網罟是必有異至午而三四丈之罾纒仍投橫流少頃起網則跳躍而潑刺者爲極大之赤鯿公目睽因口開闔若乞命狀田喜呼庖丁破其腹剗其腸醢之供晚餐味必異於檣頭鰯也剖之蔬筍猶在腹內有丹書一行若篆籀者云三次入龍門五次謁真宰許爾化頭陀拚命走東海謹防閻羅王命盡田

爾買田見之若僞爲不知也者投釜鬻調鹽豉供老鑿大嚼焉
人爲之危不顧也是年秋忽又來一僧雖青鬢縹衣貌極韶秀
至田門首呼田致辭問何來曰洞庭釋子尋師至此者素工青
烏術適見君宅不祥方外仁慈敢不以告田適有微疾倚杖呻
吟信之乞治以術僧約略指劃門庭故作神奇險語夜歎以饌
不食姓宿廳事村柝轉三更僧忽手拍匡床厲聲而大呼曰咄
飲鴆古清靈死世無用塵長橋星交眉峯山神龍子國王臨斷
流水且報赤鯀仇無匿壘渦底吾子吾孫掉脰屠取虎之智烏
能已急急如律令言未畢突大風雷砉然一聲地崩裂成巨潭
男婦老幼陷無一活者惟一老嫗發也前數夕見家主魚其首
故聞聲卽踰垣而逸遠處隣人見一黑色虎頭蛟率小蛟三四
飛去悉汗漫而游於湖夫腹內丹書死有定數而神蛟且報之

如是之尋彼哉生命而獲別味心而忘嘗者可不懼哉此漸明
事

慎儂氏曰吾鄉南臨橫冶諸山潑翠堆藍峰巒重疊登城堞望
之誠一幅天然圖畫而潛蛟多由此出夏仲穰穰將齊磨鎌刀
矣忽雷霆一震其聲震升谷巖巖傾水如山立一僻限頃刻而
忽濤繞城而下雲阡錦陌一望茫茫村爲墟而民爲魚矣其嘗
誠不可勝紀嘗客山左遇一異僧云伐蛟之法甚夥惟蛟性畏
聞鉦鼓而吾鄉桔槔運水者必以鉦鼓唱田歌蛟又畏田際植
竿木挂燈籠而吾鄉每於正月必家家然天燈有高至數丈者
始知一鄉風俗皆前賢所定蓋無處不關學問者也蛟之將下
大湖遇橋梁不敢逕過挺挺然直立鳴鳴若牛鳴少頃挾巨浪
如阜由橋之邊岸飛而行又湖口有廟祀水神也至此又嘶鳴

不已少頃頭落入湖如冬瓜段供魚蝦饗人云橋腹有斬龍桃
木劍水神爲金龍四大王皆制蛟者也驗蛟之法大雪時登山
上獨一處無雪者其下是爲蛟宅又孟夏之夜其地多颶竈叢
叢者亦然旣闕裂而出矣其法惟見水頭有大魚二排而前尋
或兩巨蛇隊而前驅蛟也其上流必有浮萍一片大如席蛟用
以自覆者以女人穢布投擲蛟卽化作小魚或小蛇鑽入黃泉
必於數百尺外俯開躍而出記之以告長官之留心民隱者又
蛟之所過水高一丈俗以爲天助三尺蛇頭三尺尾蟲草木以
三尺已身一尺鱗之其時果草梢虫吻處吐水涓涓然人有誤
掘得者方肉一大塊無頭尾鱗爪油炸醋炒而食之味如玉鱗
魚但一言蛟卽作雷震傷人投一點水卽闕然飛去寔是神物
變化不測也

別妖樓

吾鄉舊隸南唐李後主新令江公夢蓀車駕甫蒞境吏人請卽就館舍問何故曰官廨素多懸嘗出而害人公歛愕軒渠曰是不可以爲訓也叱御者進草萊滿其庭葺苔溼其砌略剪除洒掃卽解橐櫜榻擬安眠明晨起視事隨來僕從均怖而逸潛宿百姓家公秉燭按劍坐觀案牘乃寂無聲更餘神倦甫就枕聞有剝啄其扉者呼曰江夢蓀速出連呼之公應曰行卽出矣少頃鬼聲啾啾鬼影叢叢燈爲之黯黯搖搖然小如豆又呼如前公怒掀被而起着衣冠束帶秉笏而出焚香中堂再拜而祝之曰吏有廨宇所以達民情勘訟獄也鬼有祠墓庶得安幽靈避三光也今某奉天子命坐鎮茲土例不得假館外間不知何物夜呼江某名召某出然則藐江某耶藐天子命吏耶今與爾約

其速遷徙而遠避之庶幽明分邪正別若抗而不逸江某非任汝擲掄而不能懲汝者其稟遵某語旣往亦所不究祝已再拜而起聽梁上有嗤嗤匿笑者墻下有得得狂步者窗無故自開戶無故自闔鉦笳亦無故自鳴公怒曰若輩是真欲與某抗某亦不懼掩扉滅燭倚枕聽其懾少頃鼾聲鳴如雷而魑亦逡巡隱明日衆爲公危往視之公端坐如故無畏蕭狀人多奇之判事旣畢抽臺艸疏拜而授於邑神厲聲曰吏治梗頑之民神治邪穢之魑若兩不治皆失職也吏之庸當劾神之疎當貶江某初任夜有魑攬衙齋公然無禮誰之咎也吏不能治魑而神不之治江某當入告天子竊爲爾神危於畢夕臥於室聞中庭金鉞交鳴有暗鳴咤叱聲有哀號乞命聲一霎旋寂晨聞隸報邑神廟階下有死狐三頭皆刖其左足云公感神德爲之建寢樓

三楹額曰朋妖泐文記其事公多善政愛蒼赤如骨肉惡大猾若寇仇旋內擢臨去攀轅臥轍出於真忱非故事也邑之東關外民家嘗患魅擾釀資走數百里往告公公書一紙與之曰八風山海鎮石敢當民不知其何意第持歸粘於壁魅見之啞然曰此公又來耶長嘯而去遂刊於石至今猶歸然植通衢

懷儂氏曰吾童時嘗游於樓下不解其命名之意而縣志亦不書邑父老亦不能言其原頃聞鈞機立談及各家小說均分載之故嚴略以補志乘所不逮每逢歲之上元節樓下鐙火最盛銀花火樹燦爛爭奇鳳管鸞笙幽揚競響傾城士女聯臂跕歌誠江北一大觀不僅爲最爾稱勝景也惜兵燹樓毀頃聞已重建矣可喜

秦二官



康叔故里秦生行二人呼之曰二官雖田舍郎無餉黍肉相風
采秀逸玉貌翩翩喜着白袷衣村婦之落者又呼之曰秦白鳳
然二官最胆怯不敢浪逐野鴛鴦年十六尚素娶自思既廢讀
曷學賢終不願把犁鋤走牛後東隣竊四娘工角觴戲裏頭游
通都多往來士大夫家其夫亦能吐旗吞劍賣藥鬻拳利倍秋
成遂以爲業生女名阿良年十四五卽解書織蠟掠蟬鬢輕灑
黛俏傳粉簪花不屑作村姑粧乘間隨母氏坐廣塲角藝畢持
白疊扇索觀者資流盼送睇風騷動人浪子富兒擲金錢如雨
矣其母潛教之練氣輕身法能以纖足走索僂絙承甕闌梯弄
盆子諸戲性又靈敏月餘書得三昧宛如穿花燕掌中舞又不
屑道矣嘗游中州就上河廠張布幕擊鼓鳴鉦雜胡琴阮咸諸
藥叢叢士女爭請良姑發髻遂覲覲而歌曰隴有青苗防歲歉

橐有黃金防盜劫不及花間雌蝶到處飛來到處歇飛栩栩
還翩翩歇上枝頭香可憐情人莫唱古離別太息韓憑欲化烟
人俱贊歎以爲此兒有鎖子骨真無價寶也囊橐既盈結隊歸
里偶行隴上見二官如玉山上人忽星眸凝注不轉瞬二官反
俯首頹殷然女笑迎之曰三年不見詎意郎長成如此表表二
官勉應之曰良妹何時歸近亦端好不比髻髮蓬蓬相約擲鞦
韆打鞦韆時也由是含情芳心迷注一日二官更鮮衣倚樹看
田水女自後以纖指搔其腕二官回頭一笑態更嫵然女笑曰
二郎貌何如好女兒花十分嬌艷若投吾黨作僞婦人粧顏施
粉黛真令雛伶拜下風也言已探懷出繡帕包櫻脯瓊乾送近
鼻觀而笑曰郎嗅之有汗香否因代納袖中得摩挲其玉臂示
愛憐二官笑受之低語曰妹妹深情已篆心版然宜少矜莊無

使翁媼見受敲拍也。女嗤以鼻曰：「郎非抱木頭者，何痴語厭人聽？」聞妹在中州，誠未見有美男如郎者，倘有之，早喪其璞矣。幾見竿木家兒，而能終守其雌者耶？二官聞之，亦怦怦心動。旋有隣娃來，嘲謔遂散去。至夕，二官方倚枕冥想，短藥滅矣。忽簷際有墮物聲，窗外光遽閃，旋聞纖指叩窗，方駭愕間，聞鶯聲嬌喚曰：「秦二官睡否？」二官知是女，披衣啓扉，女已掩入，提白紗小燈，着碧羅短襖，弓鞋窄袖，艷更絕倫。問何能來，曰：「二老不睡，坐榻話家常，囁嚅許久，累郎久候，心甚不安，頃自駕瓦上行，郎未聞響，屢歷否？」二官狂喜，抱之入懷，曰：「妹之仙踪，何殊聶隱？」曰：「小術耳，何足異？然郎君何修，不費一錢，得妹自投到？」昔在中州，幾將富兒想煞，終不如郎君。言已，登榻恣情冶煉，狂蕩通宵，聽雞聲唱，忽忽着衣去，僅隔一舍耳。由此往來甚密，將及半年，牧兒夜

起飯牛。見二官室內燈燭煌煌。偷窺其窗隙之。則男、女、方偃抱飲酒。手擎牙箸。低聲唱山歌。情態極褻。童出而語伙伴。外間遂有知者。風聲既張。漸達四娘耳。微諷女。不言。亦不怒。一夕其父索女不得。大聲疾呼。女忽如蒼雉。自簷際落。其父乃疑及二官。立鹿町揚言曰。秦家牧牛兒好胆量。敢捋虎鬚。他日吾拳下斃耳。時二官父母已殂。熒熒隻影。依叔爲生。叔本謹愿。素畏比隣。私泣謂二官曰。阿叔不自振。田疇又凋零。致吾姪鰥。始有非禮事。然吾姪秀韻。宛若書生。行當發籍。以光門戶。奈何仇豺狼。曷去而習賈。以避其鋒。二官涕以應。惟誓言改悔。叔卽挑燈作書。與江上友人某。託照看。藐孤送之。十里外。途中拜別。踽踽獨行。回頭嗚咽不已。一日抵京江。以父執禮見某某。卽留之。學貿易。女聞二官行。時時詢踪跡。日久始知。然轉憐其柔弱。不怨其薄。

倖也。朝朝暮暮寢食難忘。其父視作錢樹子。不忍加鞭笞。惟云
吾技死工夫。惟漁色卽損輪口。不輸身。前輩衣鉢也。女由是怨
父。仲秋將之晉。挈登馬背。鐸聲鏗然。行至鍾離界。忽夜起。易男
子粧。竊馬裹資而逸。時二官在京口。不知也。夕方掩燈眠。聽雙
扉錚然。未及呼問。而口脂香語已在耳畔。曰。秦郎好男子。忍舍
其婦耶。審音良確。推枕而起。敲石然。鉦。覘之。大驚。乃一俊男。亭
亭立楊畔。女笑曰。郎不識妹乎。脫帽露雲鬢。褪靴露玉筍。始知
其僞作急裝耳。問適從何來。遽集於此。然則夢中耶。女曰。非夢。
妹真來。卽滅燈偃而臥。就耳根歷歷述別後事。已實戀郎。始潛
逸至此。厲古寺中。已三日。訪熟門巷。仍由屋上來。乞郎勿怖。二
官驚喜交并。卽與狎暱。而媾精後。時時有歎息聲。女知其畏禍。
曰。郎毀於此。妾已籌之熟矣。天將明。卽飄忽翔去。次夕女又來。

携小餽饌、碧酒盈尊、作竹葉色、多方媚之、使盡一爵、醺然頭爲
暈、眼爲炫、心鏡遽昏、伏几若瞑、女起、以被裹其體、加以縶維、載
指咒之、卽輕於嬰兒、負於肩、吹燈拔關出、仍躍登垣、颯然已越
峻宇、走窄逕、入古寺矣、解而臥於床、出藥末吹其鼻、二官隨而
馳、環顧四壁、曰、此處亦不足以藏鴛偶也、曰、終遠逸耳、不然、二
老且至、曙色將動、晨鐘乍鳴、仍易男子冠履、呼行童、與以房值、
牽馬於廐、飽飼之、疊騎而行、至浙之西湖、資垂轡矣、二官以爲
憂、女曰、妹有隨身噉飯甌、尙餒吾郎耶、假館舍、始反初服、且艷
粧、明日擇寬綽地、畫中矩央、命二官坐塲角、觀陣、女陳百戲、得
資甚豐、由是同居宛伉儷焉、鑒膏粱、御羅綺、二官亦願老是鄉、
女忽謂之曰、昔以技售、今以術鳴、得資必夥、當易市款段、與郎
談笑過錢塘、袖出一卷、與二官閱、皆符籙禁書、曰、此私竊於老

父者、奇幻百出、可奪人神魂、悅人耳目、得此不憂貧也。二官云、夜夢大醮、寤尙心驚、卿且少憩、女不聽。卓午、携具至城隍山下、得坦處、袖出青紬幕、圍之約十畝地。女與二官均坐而鳴鉦。人如蟻集、幾傾城。口呼咄咄者、再幕忽分裂、爲門、爲戶、爲堂、宇、繚且曲、如蜂房。房中走出窈窕小婢子、梳墜馬髻、簪牡丹花、大如盤、紅衫、綠袴、褶、蓮鈎、翹翹、跪問姊姊、何所遣使。女笑曰、阿姊、小病、姊夫又文人、恐坐食且困、汝有絕技、可隨意博市人歡、不須請題也。小婢乃揚袂而舞。歌曰、茫茫兮、忽忽兮、翩翩翩翩兮、柔若無骨兮、金銀鑲閣仙人樓、願爲仙人梯、長梯仰視、碧落神迷、雌譌已、袖中出十餘丈之綠絲、繚子結其顛、仰擲於空、上接霄漢、挺挺然若雲際有持之者、檢衽告女曰、兒擬上天、邀王母侍從諸仙、咸來奏技、姊姊好否。曰、噫、空青湛湛、恐失足、卽成齏粉。

兒不懼乎。曰：兒有術在，可無慮。乃攀其縑，手持足盤如猿之升木，須臾人影小于燕，旋覺笙韶遠引，香風四流，有美女子六人，服采鳳留雲之服，百蝶鸞花之裙，耳懸明珠，足躡鳳頭舄，一自雲中來，引繩而降，與女略爲禮，或吹笙，或擲笛，或擗箏，或彈篳篥，或曳圓腹，音節鏘鏘，聽者神逸。謂此曲只因天上有，也一時十色五光，天花亂墜，再視繼已，烏有女起以齊紈索錢，頃刻十萬貫，置二宮前。女忽發嬌嘆曰：婢子逐客竟忘歸，然則逸乎？卽請諸仙席地坐。女子引吭作歌曰：遇子兮山阿，期子兮銀河。涼颼習習生微波，飛瓊贈我青雀舸。勸子且傾金叵羅，白邱山下家何多。人不學仙可奈何，正轉節向幃中喚出鬼奴二。一頭大而身短者，一頭小而身長者，行甚緩，步甚速，三步而已。在女前，張皇四顧。女自後踢之，啞然無聲。洪聽號令曰：爾呈梯雲。

術送仙人返天上。夕以羶肉啖汝。鬼奴黠首。女又一一自幃中喚出小鬼十數。大頭者儼然立。小頭者以足承其肩。小鬼魚貫均以次而登。纍纍然若壘十二丸而不墮。危乎高哉。女起送客。美女子褰衽而退。已而齊攀鬼肩。亦以次而登。少頃盡杳。惟鬼尚在。忽一翁一媼。貿貿然來。遽揪女髮。詈曰。淫婢不羞。乃在此耶。二官駭極。從人叢中馳去。蓋女之父母。均蹤跡來。幸攫鈔未及見仇。二官徒步乞食。仍回京口。達居停主人舍。主人正咨訪。聞知其詳。曰。危矣哉。此幻術也。若誤斃毒手。吾何以對汝叔。且小住定心神。再授以事。女之父母時已黨白蓮。恐女在外觀陰謀。故縛之以歸。私與婦計。曰。孽種不殺却。終爲門戶羞。奈何。婦大不忍。曰。吾女掌上珍也。昔在中州。亦可謂還債。子何遽無情。且女大終適人。曷嫁之。拔汝眼中刺。其父以爲然。適中表姨姪。

袁三小亦隱居甘泉山者年三十尙未娶呼之袁燥而加冠裳
遍作贅壻婚三日卽酬以百金曰草草花燭愧無純齋乞以此
代袁拜辭携女策蹇歸二官亦不知也明年有鄉人某客游京
口遇二官於途堅邀茶話某云女已醺人不知何族其父母忽
棄家而逃殊詭秘不可測二官聞之喜始動歸念其時伏臘拜
辭主人云歸而省叔主人與以俸命留裝於肆肩負小包裹打
槳過江越三日迨出竹西夕陽在山尙奔走不輟出西郭門遇
袁三小素無一面因結伴行途中攀話問姓氏述旅情投洽於
衷遽稱知己西風獵獵暝色漸昏將抵山庄二官與之別袁
堅執其袂曰深夜將何之且伏莽繁多毋孟浪藏廬在邇請卽
少休晨起送君至大儀康莊可無慮也二官辭以不當曰是何
言與朋友有緣何計及區區一餐一宿固留之二官聞村柝已

起犬吠人行、卽欣然隨之入、坐草堂中、問袁詣內呼其妻曰、男
兒歸矣、有假宿客、可煮酒潔饌、盡東道情、女自屏後窺客、二官
猶不知也、少頃、袁篝燈至、旋煮茗至、又携尊捧盤至、往來營營、
意極殷渥、坐對餐飲、主客盡歡、各微醉、眼俱餽矣、袁起爲之設
艸榻、安衾枕、視二官解衣脫帽、方珍重殘杯、隨濕返內、聞二官
挑瓦礫、視院宇頗整、展衾臥、正思田舍留賓、何其過厚、忽有
推門入者、視之、乃昔日西湖相別之情人、大駭、女擁之坐、涕泣
述二老逼嫁事、甚悉、始恍然主人卽其夫也、曰、子已得所、但田
有穫、不愁不作富人妻、賤子萍飄、言之可愧、預時無主、過蒙
愛、且度外置之、卿速退、恐瓜李有嫌也、女大慙、誓曰、薄情賊、我
負汝哉、爲汝大辛苦、奔走足底裂、旋遭父母辱、至今遍體多鞭
痕、風雨必痛、逼嫁渠、終非了當、子卽不來、我亦遠逸、今宵之遇

天緣奈何以冷語冰人心。二官恐怖曰：無妨，渠醉必臥，臥必靜。如雷雖毆之，不能醒。汝何懼爲？二官厲聲曰：卿不去，究竟若何？曰：仍與郎逸以了百年。二官急搖手曰：莫道莫道，羅敷自己。有夫使君亦終有婦，卿休矣。卿夫待陌路且如是，況同衾共枕人耶？卿宜耐之，不可萌惡念。女與之大詆厲。二官懼起，覓行李，意在奪關。女笑曰：鼠子，尙對貓兒奔耶？駢纖指二擊其肩，如中斧。鑽委頓不能興。女徐出，白花腰巾縛之，殺光滿粉面，執燭而奔。少頃，血淋漓濺衣袖，馳告二官曰：已矣！解而曳之入視，袁已肢體裂，臥血泊中。二官痛哭，且戰栗。女叱止之，以鋤深掘牀下土，瘞斷骸，除血跡，席捲其資，家之惰農，正酣眠，故無一人知者。女挾二官出，以火種插茅籠中，東行里許，回視烈燄冲天，村已燼矣。二官悵悵隨之，變姓名，賃宅揚州城隙，心胆俱裂，每夕必命

二官狎而二官頽然枕上告疲女出紅丸與之吞吐上媚藥也朝夕防閑不容輕出一日女飲而小醉生乘隙走擊大令鼓泣訴女之殺夫狀宰於前三日正得袁族詞不解其故聞語發捕縛女至初極狡抵牾之而不啼二官云伊髮中有符籙之印也除之不假三木而承惟罵二官曰忍哉何負爾而陷我於重典宰以二官非同謀且首告憐得其情而曲宥其死然究由奸遇始戮其夫因提之出獄杖一百戍遼陽軍不赦至冬正候遣發聞有呼於市者曰寇阿良凌遲於揚州市上因倩工畫袁三小像長竿挑之而往市中瞰女肌膚如雪行刑儻子刃搖搖不能下二官在旁叱之曰好男子多斫若數刃以慰其夫刑已二官奪刃躍而呼曰好友爲我死情人爲我死我義不獨生財刃就頸儻子奪之頭已殊矣市人目爲義士集資買櫬具殮寄佛

寺中其叔聞之痛哭昇回瘞於故里當女之縛詣市曹也經獄官某唱名女斜側其眸顧之一粲某歸而痛哭曰寇阿良絕色也不能身交當以魂殉是夕見女果盈盈入衙齋顛倒淫軀猶陳雜藝已而與某歡狎若忘其爲刑之餘者由是夜夜來一夕自摘其首置几上出梳作盤龍髻某在幃中見之驚而大呼遂絕

慎儂氏曰性之暖者爲情情之發者爲慾慾之結者爲孽孽之凶者爲禍秦二官身兼之矣王法殺夫論奸推本窮原二官究亦難逃法網卽原情末減亦當擬絞僅完其軀脫然僅以赭衣登程亦倖矣哉而手假刑刀毅然自決其首旣報良友又殉情人則不謂之偉丈夫真情種不可也噫奸則近殺誰謂風月場中皆好姻緣耶

剔銀燈

吾鄉北郭有橋名曰鎖岡俗傳其下有窟宅若洞天内皆朱提
纍纍若金穴然非有鬚女無鬚男適相逢偶而開之不可得誠
離奇縹緲語也有秦郵某品極貪鄙生平不識父名不詳母氏
惟見白銀則作鸞鸞笑雖小讀詩書胸究無點墨退而學弄船
是年偶過長湖運紅蓮稻販山穉蓑停泊江口以事入城月夜
回經橋下過忽見斷岸邊有朱扉半掩獸面金環搖之鏘然鳴
心謂屢由此過從未見有此世家然則在昔未曾留意乎推其
扉訇然遽闢俏焉走入試驚以噉無一應者大聲呼亦無一應
者遂放胆前進見正西堂宇大書金額曰地不愛寶旁有白榜
青書一聯云鑿縱如山豈半點得填貪壑源真似水許千年永
鎮橫流某默識環顧四壁則果如三諺所述者峨峨不動或大

如斗或小如杯堆積縱橫誠不可以數計左右兩個亦復貯之
某俯拾即得一小錠袖之約重十兩意且代掩扉速鼓棹來陸
續運回邑可立地成石崇矣再視中堂有巨甕三內皆蛭膏一
穗孤燈熒熒欲黯均以指剔之光明頓生室中寶物更粲粲盈
其眸心喜足忙仍奔從原路出告其妻出銀視之艷如雪白如
霜也急刺船往天已明矣尋朱扉杳不可得惟橋畔沙際如鉅
劃草書一行曰鎖岡橋鎖白鑑天所留神所掌秦郵某心莫獲
賞汝剔燈銀十兩幽闔深深毋妄想

瓊瓊紫霞貞姑

金陵某富兒意極豪邁嘗以金箔數萬張登臺城臨風放之如
蝴蝶飛空燦爛炫目時當春際見委巷童子結隊放紙鳶俗名
曰風箏不過以慈母綫送入少女風觀其跼跼耳而某意未足
夜雨秋燈續錄

謂藐爾一葉不足當大王之雄命工製寫之極大者峨峨若廳
事東壁糊以厚帛施以丹青扁銅爲絃空匏爲笛銜嵌爲口乘
風直上鳴鳴然若鉦鼓齊喧大憊僂至通城士女咸翹首望側
耳聽然必繫以粗絙數百丈挽以健兒數十人若壓以石石爲
之轉縮以樹樹爲之搖矣門下有客陰生好奇尙俠膂力過人
嘗與居停佃人鬪曰少休我挺然立汝第曳之移一步老子卽
縮首不敢濫厠富家門佃爭拉之果歸然不爲動是日隨侍某
出游見數十健兒正挽鳶汗浸面氣促膺嗤之衆曰君莫旁觀
莫怯力也卽怒曰若等只可聽黃臉婆子驅使何足云力如老
子一身卽足以羈之衆詫絕欲窮其誇遂以絙尾圍其腰且紉
結固初頗山立旋大風怒號足遽離地翼已飛空衆欲奔救已
騰雲表視人影漸微雖大聲呼號終爲等韻所亂然究亦無術

留仙人裾也陰於是時風不辨聲雲不辨色自分必死聽其所
之姑張眸俯瞰則塵海茫茫闌團純作白色若江若河若山岳
均無從辨認少頃日暮飛鳥投林夜無銀蟾愈形漆黑惟觸身
拂面如蘆絮如柳花紛紛屑屑然心知是雲鳶引之通宵行晨
風動愈高舉途中見有偉丈夫騎獨角獸者美女子跨九尾鳳
者老叟策蹇者稚子跨鶴者或甲仗前驅或旌旆後擁陰大聲
哀號皆昂然過若未曾入目者實不知其神也仙也自恨實無
生亦無死法卓午風力微軟然猶高不知其幾千尋下視人寰
又不見一物此公平素最善哺啜飢火燒心腸輾轉如雷鳴日
又下春而封姨又怒欲以齒齧絙斷拚傾墮以絳又苦絙粗齒
力已盡而皮肉脫落股痛欲裂乃堅闔雙眸雜念轉已忽聞耳
畔有女子聲曰奇哉何方來此生人味一女子聲曰然則下方

真有冲舉者耶一日吾百年不見下方人矣一日妹竟
一繩挈之來者不知是何衣冠形狀可榮曷命以手執之止藉
間人間然宜速緩則西逸遇罡風卽殆矣陰喜有救啓目覘之
乃一大山其高接雲猿鶴噪其無聲花萼紛兮萬色樓閣金碧
林壑幽孱帷石邊環以朱欄立美女子二笑而指黥忽童子張
兩翅飛至手握其絙遂冒於大樹之柯乃堅抱之女子拍掌狂
笑爲之灣柳腰綻櫻唇也視童子雙髻錦半臂圍豹裙赤雙足
年約十三四粉面朱唇亦旋隱因盤屈樹上爲解其縛一手
拈絙如綫一手提陰如孩自高處躍落陰向女跪拜謝援救并
自呼饑女子命童入持冰瓊兒飯與之餐言已携手詣內云當
告於吾家瓊瓊紫霞貞姑一覘俗物聊以廣見聞女去童果以
石盎盛飯至其色如胭脂雪陰思此藐小物飯不多容何能果

腹三吞兩咽飯卽罄求益童不許然腹中亦竟不饑且香軟甘
美知非凡餐舌本生津如嚼生蓮子者俄頃二女出望之招手
引入內園階下大池白石甃就朱魚五色潑刺出波階上倚簷
直樹一株花大如盞花瓣落地其聲鏘然皆瓊瑛珊瑚片也有
十數美人宴集花下袍服炫爛陳設陸離飲饌芳烈侍女艷服
而鵠立者五六十人各有所司女引至筵前令稽首謝上座者
頤指命降至階下拜若惡其有俗氛萬不可近者衆美人皆微
笑而上座者當是紫霞獨端凝不動若預知其逐紙鳶飛來者
似無足輕重與一碧冊金書令跪而讀之畢卽令召虬子來二
女童耳語良久童笑卽拉之出以鳶問陰曰此物在下方何名
曰紙鳶耳童不解何謂陰問紫霞姑何仙此爲何地曰汝莫問
問亦不知但一飯便易汝矣貞姑傳語命我送汝回汝尙抗傲
夜雨秋燈續錄

不叩謝我耶陰以其稚而輕忽之略與拱揖童知其慢曰終當小苦汝就樹挽絙隨手摺之寸寸斷曰枯朽矣棄之反身復詣內須臾持一短帶出繫陰腰曰閉汝目中途莫輕啓違卽成齏粉矣陰諾童引之岬畔手提其軀以擲心鏡尙朗聽耳際風又呼呼鳴頃刻到地尙有八九尺之高帶遽脫谷冬一聲跌落人家屋瓦上屋內主人正怒子婦以爲怪欲擊之哀白所由人俱不信然髻幾碎股幾折矣幸仰首視長帶如虹如懸絲尙裊裊在空際暮雲遽合影始杳然主人始恕之問其地乃山西延安府城北也明日告市人人多軒渠以謂此公之游得未曾有由是不敢多述館僞言久客之落拓者乞食返金陵重見主人主人大吆喝以爲鬼旣聞其由來則又大喜蓋其家私屬正與主人訟不休自是始息後果享大壽健步能日行百里遙不須策

杖人問冊上作何語云陰某某月日曾於風雪中救一生產女
丐上帝嘉賞準於是日肉身到此飲美餐延壽考云云
懊憹氏曰駕鶴上漢驂鸞騰霄古之仙人不知刻苦到何年何
月何日時始得此境界然當其飛出塵寰高入雲表回覩下界
已獨身輕脫然寡累想其時樂趣亦不過如是耳而區區一富
兒門下客竟以紙鳶得親嘗其樂園當私衷慶幸何至放聲而
號直至力盡聲嘶始堅握死念宜其爲美人所齒冷也至堦前
叩頭美人以俗物握之不容親近香澤使稍有人心者即碰死
堦石上矣何樂乎生返爲哉然此公亦可謂壯游奇游令我艷
羨令我捧腹

筆娘

角觥戲中筆娘忘其產自何郡西之眉南之臉有態必俊無詞

夜雨秋燈續錄

卷三

瓊瓊紫霞貞姑

筆娘

三十七

不溫大家富兒咸爲之惑然箏娘頗莊重語稍褻卽翩然去不可狎也其翁教以運氣吐納諸術能翹纖足作商羊舞飛行突上柳梢頭不爲之墮墜亦三躍而下從不假纖手挽柔條輕借力蓋其力均運於兩足故耳年十七已爲其翁掙家資數萬金可以抗鄉里潛謂翁曰兒終不適人乎翁躊躇再四曰是誠椿庭所刻不去懷者然金龜壻旣不可攀附田舍郎又不足與儔大邑通都何處不至兒曷自相攸乎一日携至袁江上至監河下至閭吏以及輿臺賤人咸袖資擲鏹觀箏娘戲以一見其嫵俏爲榮於是官署宴會茗肆喧呶無不道箏娘羨箏娘也時當卓午樹影微斜大隄之車長河之舫皆有游侶追續勝情其翁携箏娘艷服騎小款段出城闔覓廠地不須結幃卽成廣場命女立中央婷婷然楚楚然燕瘦環肥萃於芳體嚶嚶一聲人蟻

集矣其翁立場角鳴鉦號於衆曰兒大終聘婦女大終適壻有緣卽相逢無緣不能遇蹤跡千里遙姻緣一綫聚權雖月老持葺闌那輕覷窺人亦不妨富兒亦不懼但有赤繩牽不要七香御請卽鞠蹴場手攬文鴛去江南多芳春早賦河洲句號已鉦又鏘然鳴衆皆知此老相攸凡無妻者咸萌非分想翁云吾兒挺然立不拘貴賤不計老少不分妍媸能有以兩手抱之離地寸許者卽以女妻之老子飄零所不悔也然吾兒處子不輕易與人近請先擲銀五兩不能抱之起者銀徒入吾橐有好男子請登場一角無失事機言已鉦又鳴女獨立色轉靦嫵翁云吾兒雖陋然到處多蒙貴人賞至今守雌臂上守宮砂可驗貞潔耳其時隄上柳營多武夫游擊將軍哈四虎守備將軍篋一龍皆素以膂力鳴監河使者麾下冠也哈嘗兩手提鉞鑄獅重百

斤者二筮嘗兩手抱石雕龜重二百斤者一疾行隄上八百步
然後釋之走踈監河前呼萬歲面不赤氣不促人中豪也是日
聞翁言以爲雌兒輕盈若風前嫩柳不須手挾卽一指已可倒
跌唾手得之當令作婢妾或贈友朋此侍卒取銀至乃詣女前
轉首謂翁曰翁不悔否翁大笑曰爲吾兒相攸得如君等壻可
謂榮矣何悔焉二人喜竭功抱持而玉人山立幾以蚺蟒撼大
樹颺颺仆金剛終不能爲之搖動觀者闐堂笑二人益慙逡巡
逸去然富兒素習拳棒者猶自飾容首希冀美人憐月餘均退
避三舍翁一日謂衆曰日內已得君等資共千金矣吾兒遣子
歸不患無香奩費明日遂行又年餘翁又携女至仍如前語一
時豐於橐者又袖資來如蟻之慕膾客有自河北來者見之潛
謂衆曰君等休矣以金與渠何如擔雪填海昨在燕臺見一二

武士乃大有名望之武狀元侍衛官尙不能得是兒兩蓮花瓣玉筍牙恐有貼地術也于是衆皆沮喪去謂終不能得綵毬分隄下有必生雲郎者少孤依養母以活年十七新爲博士弟子人均以貧輕之不願與以女雖翩翩俊宇而落落塵寰尙無中饋書室短牖面水開窗見女顏色久矣心雖愛憐徒慙綿薄東隣卽佛寺長老如是公高僧也智慧慈悲掩關習靜從不輕出虎溪一步忽扶杖水次看女久之歸卽召生并召老母曰郎君冠矣奚可久鰥老母以貧對曰兒婦已在目前何憂貧爲母子均惻惻又曰大隄之女非耶此女數合偶卽君且多福壽能相莊毋謂風塵中無管綏命婦也母笑云開士水鑑左券能操但寒門無阿堵物卽有之尙留供數月餐可浪擲耶公微笑遣侍寮以香火金至其數適符曰姑舍是失則不須償也因與生耳

語良久笑撫其肩曰去秀才好爲之老僧清淨六十載不圖湮
槃有日尙爲世人作永亦繇侶中一段佳話哉生潛遵所教留
母與公閒話自以金往翁見之笑曰秀才文弱只好抱三尺嬰
若抱吾兒不怕閃折臂耶生笑曰試爲之不過棄其命耳曰秀
才家財物來不易勿以訓蒙之資浪作聘婦之值須珍重曰何
翁之奚落人也徐徐至女前二目相視秋波瑩瑩乃屈一足跪
地采芹摘藻之手微攏其裾下雙鸞不嫌用力惟以俊眸斜睨
故示以情女初頗沉沉既而頰微赭已而櫻遽綻嫵然一笑生
卽滿地抱之起矣市人喝采轟然曰不意如此俊雛竟落子窮
措大手翁色沮以爲兒女良緣終有夭定實不知長老之預設
神機也時老母尙坐于冷湖側聽長老喃喃飄運忽隣人
夾報以爲阿姥尙不歸耶婦竟一旦得美婦殆母歸衡茅則

如花似玉之美人已坐于草榻見母至盈盈下拜遽呼曰姑母
曰吾家赤貧恐新婦走湖海出入貴人家被羅綺饜膏粱遽適
貧儒恐不能慣女曰新婦得隨郎君譬鴉之偶鳳清貧性所甘
也姑勿慮是且兒亦自能活者終無相累少頃其翁至請卽于
是夕草草完花燭坐視成嘉禮臨去時與女耳語良久女亦勿
悲惟向翁拜并呼生同拜翁笑謝之晨起跡翁旅廬間已挈其
夥伴而去不知所之矣女由是易良家裝束而姿態嫵媚終不
以荆布掩之隣人婦笑云箏娘真美好恐卽着以丐婦裳仍豔
冶也試之果然且性最孝事姑不敢稍懈風雨一樣時最生讀
每逢炊烟斷不得已之時始與生至中庭輪戟纖指叱咤數聲
必有一紙裏空中墮內包白銀然不過數錢僅敷朝夕用耳是
年秋如是長老將圓寂生日夜守之情逾孝子女聞老衲與吾

家何眷屬耶乃若是之勤生不答母以假銀事告女始恍然信公眞解人乃亦至丈室分生勞公聞女至笑曰孀娘大福澤好胸襟言已卽念佛而逝小夫婦哀慟俟茶毗事竣始已越三年生捷於鄉旗鈴到門生苦無資女笑云得名難得資易耳夜寂於牀下掘土寸許卽得一甕內皆白銀約數百金由是稍康又二年始報南宮捷女又夜掘牀下連得十二甕得銀不下二萬金遂購華屋奉姑以遷壁上泥金峨峨甲第生給假歸省誤適舊居隣人告以他徙導之往大驚以爲家貧何能遽富女笑迎之堂上見母慶賀之客已濟濟焉夜寂藁砧聞訊請釋狐疑女笑曰妾之遺嫁也老父以幻術運資寄牀下三尺土矣所以不遽告者恐郎君恃而廢讀徒擁濁富而釋清名耳今貴矣然則吾父眞絕無嫁女意耶生後官陝之大方伯多政聲白蓮教匪

黨有一門陷獄將伏法者潛訊之翁也乃傾橐納賄於執法之吏買得其幼子以慰孀娘生兩子均貴其幼弟冒生姓爲姓荷戈投營行官百夫長孀娘授之以槍棒而不與之以術至守將以終

懷儂氏曰老僧如是面授神機必使其輕擺玉體務得美人一笑嫣然始抱持而起者何哉緣芳心一動卽着不得些子力耳昔有一僧能不動心冷坐一蒲紛空萬慮雖明明在室人不能見神與鬼亦不能見也年八十壽齡將終閻羅遣鬼卒以勾牒至遍剎搜尋不見蹤跡聞或聞其聲終不覩其狀走訊伽藍神神云此間香火六十餘年固亦未嘗見渠也緣渠能不動心耳惟尙有一緣未斷每日以一古磁瓶汲水插花供佛摩挲愛惜猶切寸心曷傾之碎看渠作何狀若再不動卽終不能見矣鬼夜雨秋燈續錄

如神語瓶在几上忽無故墮聲鏘然片片在地僧顧之啞然曰
惜哉鬼卒驚見之跪膝下以牒呈僧閱竟笑曰如我事未了何
汝曷以背當我手書數語以復閻羅卽不關爾事鬼卒量不能
勾姑得其書以銷差免責卽以背呈僧書曰閻羅勾人誰敢不
到惟有老僧佛法獨傲事了自來少安毋燥曠請君早折珊瑚
釣香餌雖香不上鉤鬼俛其書畢回頭視之杳矣自後愈自修
持竟成佛果足徵動心二字害人不淺然孳孳亦可謂得所矣
方外良媒於此僅見